

海外华人新移民对崛起的中国国家形象认知

——以华人新移民的中国认同为视角

林逢春

(暨南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凭借增长的经济与文化影响力,崛起的中国对全球华人尤其是海外新移民产生了一种辐射源的作用。中国的壮大唤起了海外新移民的族群意识,促使该群体在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祖籍国中国的发展动态和国家形象。以留学生和技术移民为主要代表的华人新移民对中国国家形象总体上持一种积极的评价;同时,他们从跨国行为者的角度,借助现代媒体等渠道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表达了自身的观点,鞭策中国塑造大国形象和民族尊严以满足其成就“主流精英”的心理诉求。华人新移民对崛起中国的国家形象认知,使之在维护和优化中国形象以及为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崛起;海外华人新移民;国家形象;认同

中图分类号:D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3)09-0050-05

对于中国崛起的课题,近些年国内外学者从国际政治和传播学角度研究中国崛起(或和平发展)与中国国家形象的成果颇丰。这些作品大体上从形象的内涵入手,运用相关的理论,探究国家形象对中国实现崛起的功能意义,或者是大国和平崛起视角下国家形象优化的路径。^①对于同一课题,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华人散居者,基于其特有的属性,尤其是伴随着中国崛起背景下海外华人新移民出现的新趋向,不少学者开始从软实力等理论角度思考海外华人(移民)在中国和平发展乃至构建和谐世界战略进程中的特有功能。^②中

国崛起所推动的华人新移民群体族群意识的上扬,使得该群体更关注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形象问题,有些华人移民甚至呼吁和鞭策自我素质形象的提升以优化“中华形象”。^③然而,或许是出于复杂的政治因素,海外华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或隐含在华人认同的专述,或散见于侨务工作者和侨领的发言稿、海外华文传媒评论或会议对话中,也未深入探究华人的中国认同与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内在机理。这使得国内繁多的华人研究作品中暂时未见系统的对华形象研究成果;^④而海外学者刘宏和丁胜则洞察到在中国崛起背景下华

作者简介:林逢春(1981—),男,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师。

基金项目:国务院侨办侨务理论研究广东基地课题“侨务公共外交:理论基础、作用机制与政策思路”(GDQW20121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参见门洪华,周厚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及其传播途径》[J],《国际观察》,2012年第1期;李格琴:《大国成长与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J],《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罗建波:《论中国和平发展视野中的国家形象塑造》[J],《新远见》,2007年第9期等。

^②代表作品参见陈云云,张晨辉:《和谐世界视域中的华侨华人》[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陈奕平:《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作用、机制与政策思路》[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陈遥:《东南亚的软实力与华侨华人的作用——国际关系学和华侨华人学整合的视角》[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许梅:《东南亚华人在中国软实力提升中的推动作用与制约因素》[J],《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6期等。

^③华人倾向于用“中华形象”一词来表达自身中华文明跨国传播的传播策略和文化诉求,以避免陷入类似“中国形象”的政治学上的国家概念而招致争议。参见曾筱霞,冰凌:《中华认同与中华形象》[DB/OL].中国新闻网,2011年09月16日,http://www.chinanews.com/kong/2011/09-16/3333684.shtml.

^④参见叶虎:《海外华文传媒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J],《当代亚太》,2001年第1期;[西]徐松华:《海外华人和祖国荣誉——中国形象与25年来在西班牙的变迁》[J],《统一论坛》,2009年第6期;[墨]刘可伟:《中国30年改革开放对海外华侨华人观念的改变影响深远》[J],《统一论坛》,2009年第1期等。

人(精英)群体涌现的族群民族主义趋势、表现及由此出现的对中国外交和国家形象的互动关系。^[1]另外,根据国内学者目前对“国际移民与国家形象”的研究成果,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海外华人自身的形象及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将影响到中国的外交与形象。^[2]本文以海外华人新移民的中国认同为视角,梳理和探析中国崛起背景下华人新移民对华形象认知的动向,以此探寻这种形象认知行为对中国大国崛起的功能意义。

一、移民与祖国国家形象的联动关系

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自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的体现。^[3]在强化硬实力的同时,整合本国的软实力资源,通过良好的声誉释放善意和稳定的预期,减少中国国力迅速增长对现有国际权力结构产生的冲击及由此产生的猜忌心理,有效地向世界表达中国诉诸于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图和全球责任。^[4]通过这种努力优化本国的国家形象,有利于中国在崛起进程中赢得国际体系下他国的认同与支持。

对于一个移民国家而言,国际移民成为迁出国国家形象的载体。国际移民从一踏进接受国伊始,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形象,更是整个迁出国的国家形象。移民给予接受国国民以直接的感性认知迁出国的机会,移民个体和群体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向接受国的国民传递着与迁出国的国家形象相关的信息。

作为重要的移民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移居海外的华人新移民以自己的言行传递着迁出国中国的形象符号等信息。本文论述的海外华人新移民,指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公民移居国外,并取得永久居住权或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侨或华人。该群体主要由留学生、技术移民、商务移民、家庭团聚移民以及非法移民构成。由于非法移民是国际社会共同反对的对象,本文所谈的新移民不包括该群体。这些新移民的言行举动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对迁出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都会产生相当的影响。因为在迁入国民众眼里,新移民的集体属性(身份认同)比个人属性(如姓名、籍贯)更为显眼。作为迁入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新移民个体素质修养和精神品质,自然受到所在国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新移民身上所附带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也会给接受国原有的文化结构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华人新移民在居住国为谋生和发展的社会经济行为,则影响到居住国的生存资源环境。受到冲击的一方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会竭力捍卫本国和主体族群的文化和生存资源因而同新移民群体形成一定的张力。自此,迁入国因而容易对新移民的迁出国——中国的文化和政策取向表示关切。此外,移民还影响到迁入国对迁出国的整体认知,而这种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对迁出国的言语描述及其互动。^[5]新移民总

体文化素质较高,他们在中国实现一定社会化的基础上才以改善经济条件为目标对外移民。一方面,出于一种乡土感情,他们总体上倾向于描述迁出国正面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老移民支持中国革命和汇款回祖国及侨乡而引发“政治效忠”问题的出现,新移民更多是借助跨国专业性社团和新媒体等渠道联动中国社会。入籍或取得居留权的新移民凭借知识技能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并切实为当地的教育、科技等领域作出应有的贡献。

可见,新时期华人新移民在居住国的努力及其公众形象,尤其是该群体对祖国中国的形象认知,无疑成为中国在和平崛起进程中建构良好国家形象的影响因素。于是,了解新移民的对华形象认知及其表现,有助于我国在崛起进程中把握和设计好必要的国家形象战略和侨务工作方向。

二、海外华人新移民的中国认同及其对华形象认知

认同(identity)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具有“身份”、“同一性”和“认可”等三方面的涵义。它一般指的是个人和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过程。^[6]基于特有的跨国性和民族性,海外华人的认同因为复杂的社会化进程而有了多重维度。事实上,对于分布在海外各地的众多华人,任何一个华人认同都是复杂多变的。对此,在分析华人对中国认同问题上,需要在解释的整体性与复杂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王赓武教授以“多元认同”来处理此问题,他以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族群认同和阶级认同来分析华人中国认同的动态变化。假定任何个人和集团在同一时间持有一种以上的认同完全正常。在该分析模型中,多元认同的过程有赖于相应的规范对华人所形成的约束力,在华人的互动和实践中,以上四种认同分别对应政治规范、自然规范、文化规范和经济规范。这些规范指导、支配和调节着华人行为的标准。两种或两种以上规范形成一定的协同效应并产生一种复合型认同。具体到各地华人,其多元认同的变异类型则千差万别。但毕竟人类多样化的认同总是归属于某个群体或组织,从认同的归属来看,政治认同和族群认同构成分析华人身份认同的两大维度。^[7]不过,考虑到全球化背景下华人新移民顺应国际移民浪潮以改善经济地位的事实,跨国认同也应当作为当前华人新移民认同的重要维度之一。换言之,华人新移民的中国认同可以从政治认同、族群认同和跨国认同等三个维度加以考察。

循此逻辑,身居海外各地的华人新移民在确定最终的政治认同后,都力图通过壮大华人经济、踊跃参政、发展华文教育和加强华人社团功能建设等多方面的努力,逐步进入当地主流社会并提升其在居住国的利益地位。此外,新移民一般掌握两种(以上)语言,在两个(以上)国家地区拥有一定的关系网络和事业基础。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表现出行为上的跨界性、文化上的多元性、经贸的全球性,给人一种“既在此处又在别处”且“浮萍无根”的漂移状态。一方面,基于经济利益

的工具理性,他们同全球范围内同一阶层(主要是中产阶级)进行经贸往来,意欲凭借雄厚的技术和资本跻身所在国主流社会;一方面,伴随中国崛起而来的拓展性海外利益及其优惠性的侨务政策,新移民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糅合因族群文化的亲近感而激发的价值理性,同祖籍国中国以及同一阶层的海外华人进行经济与文化上的密切往来。美国华人服装公司利用利维·斯特劳斯公司的转包合同制度,在唐人街办起服装加工厂以承接美国商业相关业务,并逐步推动美国公司的升级;同时,利用中国大陆的优惠政策和传统文化纽带关系,在大陆建立了服装加工厂,形成产业链并逐步拓展亚太地区的市场。^{[8]p185}如此一来,海外新移民形成并维系了多重的联结祖籍国与居住国之间的社会关系进程,在此进程中他们建构了跨地理、文化和政治疆界的社会场域。^{[9]p11}这符合有关“跨国主义”的机制内容。居住国为新移民提供了政治、经济权利认同与诉求的本源,而祖籍国中国的经济文化影响力则激发了该群体族群认同的整体性上扬。在全球化背景下,有鉴于崛起中国所带来的潜在收益和传统的家庭纽带关系,并且在中国官方的政策推动下,华人新移民在跨国经济文化往来过程中运用了中华文化符号并联通中国与居住国的经济社会往来;同时,新移民造成了新华侨的生成,在力争跻身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与地区主流的生存竞争当中,祖籍国经济与文化的兴起支持了这些新移民维护自身地位的族群意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硅谷等地区的商务移民和技术移民以“太空人”模式穿梭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受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优惠政策的吸引,他们将家庭留在美国,而将事业转向中国大城市。利用双语文化语言优势,在美国在华跨国公司中担当重要角色,或将美国先进的科技与管理经验运用到中国上海、昆山等城市或侨乡。出于家庭纽带和事业的稳定,他们对太平洋两侧都有一种归属感,并关注和期待中国与居住国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双边关系。而由美国留学生和知识分子通过“美中教育联合会”等组织,推动美中教育界的交流与合作。像王绍光和刘亚伟等华人学者,深入中国基层,研究分税制和基层民主,并向中国政府、知识界和民间传达相关理念。支撑他们行为的动机信念是“既然来自中国,就有责任和义务为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尽力,使中国变得自由、民主、繁荣、昌盛”。^[10]

新移民群体因而发展起了一种超越一国疆界,既接受居

住国的政治认同,又沿着种族主义方向衍生并认同全球各国华人的跨国民族主义。^①这种跨国民族主义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华人新移民对中国的认同。新移民对祖籍国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源于该群体成员对族群(文化意识)的认同。而当前新移民所表现的族群认同究其实质是一种族群性的民族主义,所以,新移民对全球范围内的海外华人以及祖籍国中国的认同程度深刻地影响到了其对华国家形象认知。基于政治认同问题,海外新移民以“中华形象”来表达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对于留学生、技术移民等逐步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的跨国华人,他们关心中国的发展状况和国际形象,在各种与中国有关的纪念活动中也表现出一种自豪感,并期待中国的国家形象能够持续优化,满足其在居住国生存竞争过程中的自尊。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达到一个顶点。奥运圣火传递期间由留学生主体的海外华人新移民自发组织起来护卫火炬,并连同国内网民反对CNN网站对西藏“3.14骚乱”不实的报道和偏见。^{[11]p24-25}拥有知识和技术的新移民成为这股思潮的主体,他们不论居住地、不管何种身份,不约而同通过游行、新闻传媒、网络论坛等多种公开渠道来表达其对中国利益立场的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欣喜地看到了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连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中国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学习相关的国际规范规则,开始重视人权、信息公开和民主法制等方面的建设。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大多希望“大部制”改革能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提供一个范本。在国际社会上,中国因为抗击经济危机等多方面的努力而表现出更为自信和负责任。对此,华人对当下祖籍国的繁荣进步表现出一种自豪感;在中国官方“为国服务”的优惠政策感召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在中国与居住国之间的跨国联系趋于频密,并希望享有“双国籍”,依托祖籍国和平发展所提供的条件环境实现自我发展。^②

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不少华人精英在侨务会议和华人媒体等公开场合将华人自身形象与“中华形象”糅合为一体,在自信之余还表现出一种自勉的行为心理。作为国际移民的重要一支力量,多年在居住国民众的接触和文化碰撞中,“生于新中国,长于红旗下”的新移民,由于受到祖籍国社会化的影响,使之在跨国活动中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依然强烈。随着中国的崛起,他们从祖籍国获取的利益机会随之增加;

①海外华人的跨国民族主义的相关属性可参见吴前进:《冷战后华人移民的跨国民族主义——以美国华人社会为例》[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Hong Liu. New Migrants and the Revival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4, 2005

②相关资料参见“在日华侨华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值得期待”[OL].中国新闻网,2008年03月07日,http://news.qq.com/a/20080307/002945.htm;海外华侨华人认为中国展示出负责任大国形象[DB/OL].新华网,2009年3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9-03/09/content_10978641.htm;[墨]刘可伟:中国30年改革开放对海外华侨华人观念的改变影响深远[J].统一论坛,2009年第1期等;刘宏: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历史性、国家与国际关系[J].开放时代,2010年8期,第88页。

同时,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形象态势则维系和支撑起华人新移民内心深处成就居住国主流精英的自我身份认知。^{[12]p24}由此,以技术移民为代表的在华人精英期待着中国能以负责任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之林,以满足其成就“主流精英”的心理诉求。为此,他们要以良好的公共形象出现在居住国社会。近些年,世界各地的新华人华侨不但反对那些影响中国形象、有损民族尊严的歪曲媒体声音,还呼吁各地华人洁身自爱、提升自我素质形象。2011年9月17日至18日,南非华人自发投资举办的宣传中国国家形象的大型图片展“中国秀”,向南非华人华侨和民众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和成就。此次图片展是海外华人首次以自发组织的形式推广中国的国家形象。^[13]难能可贵的是,越来越多的海外侨领在公开场合都表达了华人形象与中国形象的相关性。西班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徐松华就公开表示,海外华侨华人和祖国的荣辱息息相关,华人的举止言行代表着中国的形象,呼吁华人华侨要高度重视该问题,并在生活和商务活动中践行中华民族平等互利的理念,并在崛起当下采取理性谦恭的办法处理与他国经贸的摩擦,以彰显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良好形象。^{[14]p22}而墨西哥蒂华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刘可伟也表示,中国的崛起和外交智慧,历练了华人内心的正气和大气,升华了华人的的人生观。^[15]

当然,由于海外华人新移民其教育背景、生活环境和价值观的差异,不否认部分华人对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出现一些批评性意见。他们在关心和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同时,尤为关切中国的政治透明度。特别是一些华人精英,他们对中国前进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平、腐败以及环境恶化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基于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们有时也会主观地针对中国对某一事件的外交处理方式与结果表现出一种不满。^①

总之,以经济高增长为主导的中国国力的综合性提升,绘制出海外华人新移民内心深处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景。他们从中看到自身地位提高的发展机遇和心理动力,在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得到总体性提高的同时,也期盼祖国通过坚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等举措解决中国大国成长道路上存在的问题,进而推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在自强自立的民族主义感情驱使下,部分华人精英做出自我鞭策,期盼中华民族昌盛图景和主流精英形象的共同展现。

三、华人新移民对中国崛起的功能意义:基于其对华国家形象的认知

海外新移民为海外华人社会注入新的血液,在经济利益

和民族主义作用下,该群体的中国认同及其对国家形象认知的新动向,使之在中国崛起的同时产生一种本土回归运动:从中国方面看,基于华人移民客观上承载着国家形象的事实及其发展新动向,近些年中国政府启动侨务公共外交,希望借力华人振兴中华民族文化和传播中国善意的政策理念,进而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以支持中国的和平崛起。从海外华人新移民方面看,基于跨国民族主义而形成的对祖籍国的总体正面形象认知,他们维护并期待中国国家形象的进一步优化。

一是构建网络虚拟社区,表达中国国家形象优化的方向。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基于相似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情感,技术移民通过互联网为核心的国际信息技术,建立起不同类型的网络社区。在这个虚拟的族群性社区上,他们传播和分享有关中国各个领域的信息,关注中国与其居住国关系动态。他们利用博客、聊天室等技术,拓展社交圈子以实现利益往来、抒发情感以维系宗亲关系、交流知识和信息以增进对中外社会动态的理解。诚如约瑟夫·奈所言,全球信息化背景下那些掌握国际信息传播能力的非国家行为体对一国政治的可信度和国家形象的影响力愈发明显。^{[16]p117}技术移民为代表的新移民,他们参与中国事务的讨论并从跨国行为者的角度提供自身观点,还与中国国内网民一道通过信息沟通、对话和辩论而鞭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及其国家形象走向优化。旅美学者薛涌被认为是中文世界里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在博客上评论中国事务,并从国际视野中为中国的形象优化提供了一些建设性意见。而凤凰博客则开设了“海外华人圈”,成为海外华人博客的集聚地之一。这类博客联动中国网民,他们所传播的现代化和民主政治理念也渐渐为中国学界和网民所接受。^{[17]p16}这类新移民通过信息沟通和文化理念的交流,激励中国国家形象的进一步优化。

二是华人精英自发组建智库,为崛起中国建言献策。在加强美国华人学者的支持体系的同时,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学会(ACPSS)也以“支持中国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为目标。该学会凝聚了美籍华人学者,定期在两岸三地主办研讨会,深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和中美关系问题,为中国学者在中美战略对话中作出了贡献。^{[18]p228-234}而香港亚太研究所根据各阶段中国发展的主流问题,每年召开一次涵盖海外华人学者专家的学术研讨会,为中国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外交定位和国家形象塑造等方面献言献策。基于华人精英的开放性、专业性和独立视野,由华文媒体和华人专家组成的海外华人智囊团通过定期的“会诊”及其独特见解,对大陆决策层和智库产

^①参见 Ding Sheng, Digital Diaspora and National Image Building: A New Perspective on Chinese Diaspora Study in the Age of China's Rise[J], Pacific Affairs, Vol80, 2007-2008 Winter 一文,部分华人对1998年印尼排华浪潮中中国政府的反应,以及中国政府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无关痛痒的批评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种外交方式致使中国外交形象“太软”;同时也对中国出现的“黑砖窑”、食品安全和官员腐败等事件持批评态度。

生了间接性的影响,进而对崛起中国起着一种补充性的助推作用。^{[19](28-29)}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一些新移民的某些败德行为和海外新老移民的摩擦,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海外华人新移民在当前仍属民族国家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下,跨国民族主义趋向正在令一些移民接受国的政府、公众和媒体怀疑和渲染移民群体背后的移民迁出国政府的企图,其公众形象也容易导致居住国国民对祖国中国国家形象的联想和猜疑。可见,如何协调民族主义与跨国主义无疑成为当前中国侨务工作的重要问题领域。

四、结语

海外华人新移民在中国崛起的辐射下所表现出来的跨国民族主义,使之在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的同时,也从总体上拥护支持中国的国家形象,因而能够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有所作为。鉴于此,中国应该在崛起的征途上深入实施侨务公共外交,根据海外华人社会的新动向对海外华人群体进行细分,尤其是要明确海外华人新移民的属性,规划侨务公共外交的推进策略。切实发挥新移民在侨务公共外交战略中的中坚作用,尤其是借助留学生与技术移民为代表的华人精英在国际信息技术领域中的优势地位,在挖掘和凝聚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的同时,引导和携手华人精英传递中国的和合文化理念,消弭国际社会上五花八门的“中国威胁论”;同时,通过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将顺应全球化和世界政治文明潮流,致力于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培育民间组织良性发展的土壤,借此赢得海外华人对我国侨务公共外交的认同与配合。通过多方面努力实现两者间社会资本的互利性、价值观共享性和文化共荣性,以共同的文化纽带携手建构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注入持久的动力。

参考文献:

[1]Hong Liu .New Migrants and the Revival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ume 14, 2005;Ding Sheng.Digital Diaspora and National Image Building:A New Perspective on Chinese Diaspora Study in the Age of China's Rise[J].Pacific Affairs.Vol80,2007-2008Winter; Wanning Sun.Motherland Calling: China's Rise and Diasporic Responses[J].Cinema Journal49,Number 3, Spring 2010.

[2]强晓云.试论国际移民与国家形象的关联性——以中国在俄罗斯的国家形象为例的研究[J].社会科学,2008,(7).

[3]管文虎.国家形象论[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4]李正国.国家形象构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5]强晓云.试论国际移民与国家形象的关联性——以中

国在俄罗斯的国家形象为例的研究[J].社会科学,2008,(7).

[6]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7]柴玲.论海外华人的中国认同[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0,(1).

[8][美]陈锦江.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籍华人企业经营网络和跨太平洋的经济联系[A].孔秉德,尹晓煌.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M].余宁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9]吴前进.新华侨华人与民间关系发展——以中国—新加坡民间关系为例[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6).

[10]Kellogg, Ryan P. China's Brain Gain? Attitudes and Future Plan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S [J].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Jan2012, Vol. 8 Issue 1;Boudreau. John.Overseas Chinese return to start companies [N].San Jose Mercury News (CA), 10/29/2009.

[11]王家骏,蔡逸枫.民族主义新势力[J].凤凰周刊,2012,(13).

[12]Pei -te Lien. Chinese American Attitude toward Homeland,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A Comparison among Immigrations from China, Taiwan and HK [J].Journal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Vol14,2011.

[13]非洲华人首次自发展现中国国家形象[DB/OL].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57578/15686136.html,2011-09-18.

[14][西]徐松华.海外华人和祖国荣誉——中国形象与25年来在西班牙的变迁[J].统一论坛,2009,(6).

[15][墨]刘可伟.中国30年改革开放对海外华侨华人观念的改变影响深远[J].统一论坛,2009,(1).

[16][美]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17][新加坡]周兆呈.新空间 新网络 新角色——博客对海外新移民与中国互动的影响[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4).

[18][美]吴宁华.改善大陆社会状况和美中关系:四个由华裔美国人领导下的跨国协会个案研究[J].孔秉德,尹晓煌.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M].余宁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19]王文.解密海外华人智囊团——海外华人智囊团建言中国崛起[J].华人世界,2007,(1).

责任编辑 申华